



元代子部書 二卷

元代

史料刊  
史叢  
初編

黃山書社

元代子部書 二卷

元  
代  
史料  
叢刊  
初編

黃山書社

欽定四庫全書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上

元 盛如梓 撰

今之揚州秦為廣陵漢為廣陵郡揚州治所或在歷陽或在壽春或在建康廣陵皆非所統隋開皇初方改為揚州其城即今寶祐城周三十六里因吳王濞之都也今揚州城乃後周顯德五年於故城東南隅改築周二十餘里大市東南角俞生家穿井猶有船版

路學採芹亭後開阮得岸椿采羅木教授劉青溪取  
為器用郡城因革塞河道平立阜成街市理勢然也  
如開明橋之類皆因舊徙置

廬江郡志載灤湖事昔有巫媪居縣有老叟曰石龜口  
出血此地陷為湖未幾有人以豬血置龜口巫媪見

之南走其地遂陷然東漢永平十九年秋七月灤湖

出黃金

注灤子小  
反縣名

在合肥東南則城陷之說妄矣西

南夷邛都縣地陷為湖因名邛池注引李膺益州記

邛都縣有老姥家貧每食有小蛇在床姥憐而食之  
後長丈餘令有駿馬蛇吸殺令怒殺姥蛇為姥報讐  
每夜聞風雷之聲四十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  
那戴魚是夜方四十里俱陷為湖唯姥宅無恙至今  
猶存巢湖地陷並緣於此

禹門化龍詩家常用白樂天有龍門點額意何如之句  
類書引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江海大魚集其下不  
得上上即為龍中州士夫言誠有點額者今三門析

津也然後漢書交趾郡封溪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  
登此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成丹杜詩  
中曾有之龍門亦有之

初用之才登州人居之罟島嘗為江淮行省都事篤實  
向學純古君子也母老不仕以孝廉旌表嘗有音問  
往來數年前聞島上有墓不知年代包髻如新俗稱  
康王墓余以史傳考之陳氏篡齊之後以海上一城  
為康公終老此其葬地也因勉之於每歲春秋集好

古君子於墓前洗奠之亦厚德之舉昨用之書至於年來已成故事矣

書籍板行始於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書目備載之雖為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矣況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今十無二三且如漢武秋風辭見於文選樂府文中子晦菴附入楚詞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志又無漢祖歌辭不知祖於何書

吹劍錄謂廣陵散為王陵毋丘儉諸葛誕相繼為揚州都督謀興復魏室皆為晉誅以廣陵為揚州魏之敗散始於此不知魏晉之際揚州治所在壽春與廣陵無干涉魏史所言地如百尺如丘頭如安風津皆非揚之地也散乃曲名如操弄之類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是也韓臯審音既失考於其前俞公著書復承訛於其後

武昌瀕江有呂公磯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於

其上云橫吹聲沉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塵邊火  
湏洞何處吾家胎禽怨夜半乘風玄露丹霞先生笑  
飛空一劍東風猶自天涯 情知道山中好早翠巖  
含隱瑤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斷夢颺車乾坤星火歸  
來兮煮石煎砂迴首處幅巾蒲帳雲邊獨笑桃花不  
知為何人作或言洞賓語也後三年己未大元渡江

外舅制渠  
辜公說

王明清揮麈錄載紹興初劉大中以監察御史宣諭諸

路回宰臣以其稱職擬除殿中侍御史高廟云且除  
秘書少監啓其所以曰大中所至多興獄尚有未決  
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恐累及無辜紹興三年知藤  
州侯彭老言本州賣鹽寬剩錢一萬貫買到金一百  
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詔云縱有寬剩自合  
歸之有司非守臣所得進納或恐亂有刻剥取媚朝  
廷侯彭老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

杜祁公

衍

相仁宗為人清儉平生非會客不食羊肉於

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每抑過之所請即封  
還有私謁者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  
下進奏院後以為法放翁得子虞濠上書詩云日暮  
坐柴門懷抱方煩紆鈴聲從西來忽得濠州書

姚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建炎中下詔求之不可得  
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尚往來名山有見之者  
放翁感其事作詩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云造物困

豪傑意將使有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  
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  
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  
方外白頭未違師年來幸廢放倘遂與世辭從公遊  
五岳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歛然雲外飛

靖康建炎間關中奇士趙宗印提義兵出戰有衆數千  
所向輒下敵不敢當會王師敗於富平宗印知事不  
濟大慟於王景畧廟盡以金帛散其下被髮入華山

不知所終放翁感其事作詩曰我夢遊太華雲開千  
仞青擘山瀉黃河萬戶仰巨靈往者禍亂初氛祲干  
太寧豈無卧雲龍一起奔風霆時事方錯繆三秦盡  
羶腥山河消王氣原野失火形將軍散髮去短劍斲  
茯苓定知三峯上爛醉今未醒二事頗相類惜姚將  
軍不得其名後之作史者不知錄耶否耶賴有陸詩  
傳於世其詳當考之高廟實錄

周平園玉堂雜記云草后妃太子宰相麻硯匣壓尺筆

格糊板水滴之屬計金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  
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退則有旨打造不及賜牌子  
金一百兩立后升儲則倍其數紹興二十四年王公  
綸暫權內制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稱其有典  
誥體潤筆萬緡賜硯尤奇

南軒先生除左司孝宗諭以直宿云以此處卿無他要  
卿夜間來說話先生曰某頃直宿夜對多賜坐一夕  
上曰朕今日觀書至某處以朕思之其義如此卿以

為如何某對曰聖見高明固已精到然向上思量猶  
有意思因奏其說云云上大喜每夕必舉數端見問  
某所對不是好勝只要人主致思不已天下之理無  
窮愈思索愈有意思

宋官制載嬪御久不得遷屢有干請上荅以無典故朝  
廷不肯行或對曰聖人出口為勅誰敢不從上笑曰  
汝不信試為降旨政府政府奏無法上收以示嬪御  
曰凡事必與大臣僉議方為詔勅或有只請御筆進

官者上取綵箋書某官某氏特轉某官衆忻謝而退至給俸時各出御書請增俸有司不用退還復訴于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諸嬪對上毀其御書曰元來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時咸服仁宗之聖斷

趙太祖山陵金之末年河南朱漆臉等發掘取其寶器又取其玉帶重不可得乃以繩穿其背扎於自己坐而稗起之帶始可解為口中物噴於臉上洗之不去人因呼朱漆臉後貨帶於汴識知為陵寢中物敗露

皆杖死

田君  
集說

楊起宗說汴京熙春閣歷金國不毀有詩題於上云一  
閣看來盡鬼工太平天子侈心雄連天老蜃千年氣  
跨海金鵬兩翅風人說飛來塵世外天教不墮劫灰  
中最憐寂寞熙春字猶帶斜陽照故宮余謂必通好  
時使臣經遊而題厭次劉景陸來為憲幕叩之云王  
嘉甫國賓詩也

三衢志云吳越錢王祖瑩開化縣雲臺北原初錢氏微